

闽南侨乡民俗变迁点滴

俞云平 王雅琼

(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侨乡民俗是侨乡人社会心态的集中反映。本文考察了闽南侨乡在家庭结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历史变迁,揭示出当代的侨乡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或改变传统民俗,而是使以移民文化为基础的侨乡民俗服务于新的时代需求。侨乡民俗不管如何变迁,或多或少总会刻上来自海外华人社会影响的印迹,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侨乡特色。

[关键词] 闽南侨乡;民俗;变迁

[中图分类号] D6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08)04-0076-04

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地处东南沿海一隅之地的闽南侨乡与大陆其他地区的来往较少,与海外的交流却十分频繁,侨乡社会深受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形成了与华人华侨社会密切相关的、不同于非侨乡社会的民俗风情。而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外交流的加强,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许多颇具代表性的侨乡民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消失,有的淡化,也有的变异,使侨乡的民俗看起来与非侨乡趋同。但仔细考察,闽南侨乡在家庭结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仍然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一、两头家庭的消逝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结构的变迁也反映出民俗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华侨、归侨、侨眷家庭是联系华侨华人与国内侨乡的纽带,华侨华人和国内侨乡社会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侨乡家庭结构

的变迁。在历史上,由于华侨出国年龄、时间、经济状况、婚姻观念的不同,华侨家庭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根据女性配偶的国别以及居住地点,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类是保持国内单一家庭,即华侨仅在国内有一个家庭。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华侨往往是孤身一人出国,无法将家眷带走。或者华侨出国时未婚,在海外有一定积蓄后,回国成亲,婚后又只身出洋,将新婚妻子留在家乡。有的华侨甚至没有经济能力回乡成亲,由水客或父母一手操办,结果出现了由公鸡或雨伞替新郎出席结婚仪式这一悲喜交加的独特现象。

第二类俗称“两头家”,指华侨在国内海外都有妻子,两头有家。两头家庭盛行于侨居国外较久的华侨中。许多华侨虽有妻室在国内,但长期孤身在外,并未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随着一部分人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往往在海外再行结婚。在一些

[收稿日期] 2008-09-14

[作者简介] 俞云平(1964-),女,浙江宁海人,厦门大学人类与民族学系副教授;王雅琼(1985-),女,山西太原人,厦门大学人类与民族学系硕士研究生。

华侨看来,两头家庭是有必要的。在国内的发妻,主要是为了服侍公婆,养育子女;在海外的妻子则是事业上的一个有力的助手,特别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华侨。因此,两头家庭成为比较常见的、典型的华侨婚姻家庭形式。

第三类是“移民家庭”,指华侨夫妻都是从国内移居出去的。妇女出国谋生或与亲人团聚既受到华侨经济能力的限制,更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制约,即妇女必须具有三从四德的秉性,丈夫不在,自己应留在家中,服侍公婆,抚养子女。因此,妇女移民的总体规模不大,移民家庭比较少。

第四类是“与当地女性结合组成家庭”,又称“娶番婆”,即华侨唯一的妻子是当地妇女。在华侨的观念中,与当地妇女成婚是出于无奈。在东南亚地区,娶马来妇女虽然容易,但必须信仰回教才算合法,华侨一般信儒信佛,把回教当异教。所以与马来女人结婚,华侨都认为是无可奈何的。在菲律宾、泰国、越南和缅甸,华侨与当地通婚则阻碍较少。当地妇女认为华侨勤劳能干,家庭责任心强,所以很愿意嫁给华侨。然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还是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

可见,华侨的婚姻家庭形态是非常独特的。两头家庭,甚至与外国人结婚,这是华侨因移居海外而造成的特有现象。国内非华侨家庭大多盛行大家庭制度,妻妾及子女都住在一起。妻妾及子女的嫡庶之别泾渭分明。可是,在侨眷家庭中,少有妻妾同住的现象,发妻在家,妾通常在国外。由于男主人不在,发妻在国内家庭中就是一家之主,负责日常家务。其地位比国内普通家庭主妇来得高。如果妻妾都在海外,通常她们也不住在一起,妻妾及其子女的地位相对平等。在财产继承方面,通常父亲会定遗嘱,将来家产让儿子们均分,女儿除外。除了女儿不参加分配财产与中国传统相同外,其它方面都是有别于国内的。

从各种家庭类型的关系看,它们之间随着条件的变化会发生转化。一般说来,第一、四种类型的家庭,华侨的经济地位较差,但是一旦地位提高,就可能转变为第二、三类的家庭。经济的因素对华侨的婚姻家庭影响很大,经济的状况经常决定着婚姻家庭的类型。在国内的侨乡社会,由于羡慕华侨的富裕,妇女非常愿意嫁给华侨。但考虑到此种婚姻具有不安稳性(丈夫在外,如遇生意不利或染病,或再娶),因此往往提高聘金。穷家女子,

以能为得聘金为目的,且希望由华侨协助出洋。富家女子,虽拘于门第之见,不愿与一般农家男子结亲,但看在利益与新奇的份上也愿意嫁给华侨。

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内外规范华侨华人的婚姻法律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旧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禁止重婚纳妾,对海外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人民大规模出国的现象不再继续,华侨社会也因华侨纷纷加入所在国国籍而逐步过渡到华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侨乡的家庭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最典型的华侨家庭——两头家庭发生变异,大多数实际上变成国外单一家庭,与家乡的联系逐渐淡薄,新的两头家庭不再出现。有些原来的国内单一家庭也因为团聚困难而转化成国外单一家庭。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在晋江、同安、厦门、福清等侨乡调查时,一些45岁以上的归侨、侨眷会向我们介绍父辈的两头家庭情况,他们往往有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而现在侨乡的大部分家庭与非侨乡逐渐趋同,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侨乡的家庭状况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侨乡的家庭有着更多更复杂的海外关系,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的亲属分散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外亲戚们的婚姻对象绝大多数也是华裔),他们常常在春节、清明等中国传统节日,或在家乡、或在香港、或在居住国欢聚一堂。第二,侨乡的涉外婚姻数量多。由于与海外人士成婚是出国的方便途径之一,因此,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希望能找到海外人士成婚,而侨乡传统的海外联系网络为此提供了很多机会。第三,侨乡存在许多不完整的家庭。在全国性的出国浪潮冲击下,侨乡人凭借着已有的社会关系和信息网络,比非侨乡人有更多的出国机会,也比非侨乡人有更强烈的出国意愿。因此,有的家庭夫妻双方中一方先出国,另一方和子女在家乡等待出国;有的家庭子女在等待国外的父母接他们出国;有的家庭父母在等待出国与子女团聚。

二、风俗习惯的变异

在侨乡逐步形成并日益发展的过程中,与华侨紧密联系的独具特色的侨乡风土民情也不断生成演变。历史上,福建侨乡曾有过非常独特的一整

套风俗习惯^[1] ,比如 ,华侨出国之前 ,要登门向亲友告别 ,亲友则要赠以鸡蛋、面线及土特产等为其送行 ,俗称“送顺风” ,祝愿出国亲友出洋途中一路平安 ,在侨居地能“一帆风顺” 。华侨回到故里 ,亲友们又要以鸡、猪脚、面线、美酒 ,甚至摆宴席为他们接风洗尘 ,俗称“脱草鞋” 。归国的华侨往往要回赠以香皂、针线、衣服、布料等洋货 ,常常送针、送线 ,含有“穿针引线”、情谊绵长之意思。

由于跨洋过海 ,交通不便 ,华侨出国、回国一次都不容易 ,是全家乃至全家族的大事 ,家中亲人的送行仪式繁多而又寓意深远。华侨出国临行之前 ,必须到祖厅向列祖列宗辞行 ,俗称“拜公妈” ,表示自己一定会“尊宗法祖” ,决不数典忘祖。同时 ,这也含有祈求祖宗神灵庇佑他们安全渡洋 ,并在侨居地兴旺发达的愿望。当出洋者辞别家人 ,走出大门后 ,还必须“三回头” ,多次回首望家门 ,意思是“不要一去不回头” ,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家园和亲人 ,不久能“衣锦”还乡 ,与家人团圆。

虽然众多的华侨都有“叶落归根”的愿望 ,希望终老故园 ,埋骨桑梓。但事实上 ,客死他乡、埋骨异域的华侨是绝大多数 ,能运灵柩回故乡者毕竟是少数。为了让亲人能够魂归故里 ,其家属往往要选择适当的时辰请道士作“道法” ,把一艘纸船放到海边 ,吹打念咒 ,哭哭啼啼 ,将死者的灵魂引入祖祠 ,俗称“引水魂” 。这种做法虽属迷信 ,但却表达了生者对于客死异邦的亲人所寄托的深切哀思。

侨乡风俗中最具侨乡特色的风俗是“公鸡娶妇” 。虽然它是一种陋俗 ,但它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土壤和时代背景。因为华侨远在国外谋生 ,到结婚年龄时须由家乡的长辈为他操办婚事 ,甚至到洞房花烛夜 ,华侨新郎或因路途耽搁 ,或因商务缠身不能按时到场时 ,就只能让大公鸡代替新郎拜天地、入洞房 ,也算是正式结婚了。这是福建侨乡在婚礼形式上的一种特殊仪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 ,侨乡的风俗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 ,侨乡与非侨乡一样 ,都倡导婚事新办 ,婚事简办 ,“公鸡娶妇”的习俗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绝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侨乡经济、社会的发展 ,民俗风情的外显形态与时俱进。旧式的“送顺风”、“脱草鞋”、“拜公妈”、“三回头”、“引水魂”等仪式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 ,海外乡亲与祖籍地的血缘地缘纽带、与中华文化的渊源

关系仍然存在 ,传统的民俗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海外同胞回故乡时 ,亲人们也会专门为他们接风洗尘 ,海外同胞也要去看望亲戚乡邻 ,送给他们洋装、化妆品 ,甚至首饰、电器、红包等礼物 ,类似于过去的“脱草鞋”习俗。有的老华侨在国外去世后 ,家乡的亲人们也为他举行类似于“引水魂”的仪式 ,让他魂归故里。在一些侨眷侨属的丧葬仪式中或清明扫墓拜祖时 ,历史上的烧纸船已改为纸汽车、纸飞机 ,纸钱也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美金”、“港币”甚至“欧元” ,有的祭奠时还连带出现了护照、机票的代用品 ,寓意某些生前无法到国外与亲人团聚者 ,在身后可以有机会跨越重洋。

三、乡族观念的复兴

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主要方式是连锁移民 ,因此侨乡的家族关系涉及面广 ,大多延伸到境外或国内外。但由于祖籍地的世系群是无法完全移植到海外的 ,因此 ,海外的许多宗亲组织就必须扩展到疏远的同宗关系 ,甚至组成两姓或数姓联合的联宗宗亲会 ,还发展出大大小小的同乡会等地缘组织。在这里 ,家族的概念已逐渐从大家庭、本家族扩大到联宗宗亲 ,乃至家乡。对海外同胞来说 ,帮助家庭成员、亲戚乃至同乡出洋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所以 ,华侨华人及侨乡社区的民众有着比其他地区更浓厚的乡族观念。现在 ,由于各国各地对入境人员都实行严格控制 ,牵引同乡出境已经十分困难 ,但还是存在着各种灵活变通的办法 ,而以亲属团聚的方式出境出国仍是人们移民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晋江人的传统移居地是菲律宾 ,他们在菲律宾有许多的亲戚 ,因此仍然有许多晋江人通过各种渠道移民菲律宾 ,而福清人则大多设法去日本。

新中国建立后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强调集体化 ,乃至进行“文化大革命” ,家族传统受到猛烈的冲击、削弱 ,族谱被烧毁 ,祖厝祠堂被改作他用 ,修祠、祭祖等举动被看成是封建迷信活动 ,加以禁止。改革开放以后 ,上级部门逐步改变了对宗亲活动的看法 ,如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转发了福建省侨务办公室《对华侨举办婚丧喜庆等正当活动要求应予方便的意见》 ,指出 :华侨回乡寻根认祖 ,要求修祖屋、祖祠、祖坟、续写族谱等 ,以教育其海外子孙不忘祖家 ,是爱国爱乡的行为 ,应当尽可能给予方便和支持。各地政府也极力倡

导乡土观念,鼓励修复本地的村庙祠堂,吸引海外同胞回乡寻根、旅游和投资,以借助侨乡特有的海外联系网络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因此,侨乡的家族主义传统借助海外乡亲的力量迅速地重新崛起,各地重修族谱、重建宗祠、恢复祭祖等活动接连不断,旅外侨胞回乡寻根、扫墓祭祖也日益频繁。比如在闽南,泉州籍的海外宗亲社团返乡寻根活动络绎不绝,从菲律宾、新加坡逐步扩大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美国和加拿大,并联络台湾地区的泉州籍宗亲社团组织了一系列的恳亲谒祖团,掀起了一股到泉州寻根的热潮。

此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宗亲会、同乡会在内的华侨华人世界性、区域性社团组织发展迅速,并且轮流在世界各地举办盛大的联谊大会,如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世界同安联谊会、世界安溪同乡会、世界南安同乡联谊会、世界晋江同乡联谊会、世界六桂堂恳亲大会、世界福清同乡联谊大会,等等,福建各级政府先后协助海外社团在晋江、安溪、同安、南安、惠安、福清、莆田等侨乡地区成功举办了10多次此类大会。目前,华侨华人的世界性、区域性社团组织已成为福建省联络海外乡亲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海外乡亲在侨乡开展修祠、祭祖、恳亲等一系列宗亲活动,其积极面是主要的。这些活动对乡族观念浓厚的海外宗亲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我们争取侨心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侨胞在祖籍地缺乏象征根的祖祠、祖墓,那么未来华侨华人社会将成为无根的社会,我们争取华侨的第二、第三代的工作也将更为困难。而且,闽南与台湾都属闽南文化圈,80%的台湾同胞祖籍地在福建,海外福建籍同胞与台湾的宗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亲活动也有利于反对“台独”,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更直接可见的是,宗亲活动对侨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比如晋江青阳旅菲庄氏宗亲会几年来发动宗亲捐资公益事业达800万元,南安金淘东门村谢氏宗亲在修宗祠的同时,集资捐建中小学校舍,等等。

从本质上看,海外乡亲的宗亲活动是一种怀念祖先、不忘文化之根的现象,虽然它在祭祀仪式中具有中国传统的宗教色彩,可这种怀念是建立在实际存在的亲情基础上,因此与一般的宗教信仰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归作为一种习俗。

侨乡民俗是侨乡人社会心态的集中反映。传

统中国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缘高于一切,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终生归依的那个集团之中。尤其是对于从传统乡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他立足于何处,其生命之根总是连系着故乡那个与生俱来的群体,而他的人生价值也总是希望在那个群体中得到确认。因此,某些华侨返乡时那种一掷千金的派头,侨乡四处可见的那些外观高档但门户紧闭的楼房,还有一些华侨在家乡修建的奢华的墓园、宏伟的祠堂,无不成为现代侨乡民俗的集中体现。国内外有关移民研究的文章,几乎都提及移民的一个共同特点:移民在异国他乡立足后,总要设法向家乡人展示自己在异域的“成功”,以提高自己及家庭在原居地的社会地位。其通行的做法之一,就是移民回乡时的“炫耀性消费”。在这一点上,中国有自己十分形象的传统成语——“衣锦还乡”和“锦衣夜行”,前者饱含钦佩,后者则叫人为之扼腕叹息^[2]。这一对成语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反映了华侨对于自身及其家乡人对海外亲友的价值判断。因此,从回乡建屋修祠,给亲友乡人分发红包,到侨眷侨属家红白喜事时的大事张扬,其实都是其向乡人展示自己“成功”的表现。

由此可见,中国本土现代化的进程以及传统华侨华人或新移民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或比较长期生活的经历,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使侨乡人放弃或改变传统民俗,而是使以移民文化为基础的侨乡民俗服务于新的时代需求。从本质上说,侨乡的诸种民俗仪式,都是显示“人缘”的机会,而“人缘”对于海外乡亲而言,“无论对于其社会象征地位还是基本需求来说,都起关键性的正面作用”^[3]。因此,侨乡民俗不管如何变迁,或多或少总会刻上来自海外华人社会影响的印迹,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侨乡”特色。

【参考文献】

- [1]陈国强.福建侨乡民俗[M].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 [2]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533.
- [3]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Z].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08.